

天涯诗海

海口湾的夜

■ 邢福泽

那一夜
我独自一人
行走在海口湾边
抬头望向深邃的苍穹

这里可曾是
一起漫步的海岸线
那时的海风 盈盈而轻柔
风起的夜 温馨且静谧

夜幕低垂
高高楼宇映射的光影
不停闪烁的霓虹
在热烈交织

沿着被雨打湿的堤岸
走着走着
心头忽地漫起万般惆怅
仿佛自己正在离开自己

依稀记得
你的执著坚强如铁
你的笑靥灿若桃花
曾经依偎的画面
清晰如昨

只是未曾料到
你的那一次远行
空留我一人
在雨中茫然

是否
那夜的一场雨
已把昔日的温情
淋成了无言的疏离

海岛·夏夜私语

(外一首)

■ 史少东

月光,漫过连片椰林
晚风拂走白昼残留的燥热
星光,洒落点点渔火

几声蝉鸣,栖于椰伞梢头
恰似夜风忽缓忽急,轻拨琴弦
这是海岛——
夏夜最轻盈的呼吸

海风,独饮五指山一夜清露
我弯下腰身,接住
山海间流转的时序
恪守这片红土大地的掌纹

单薄的影子
默然叩问——
早已听见
涛声的回响

愿把冰壶
托付给——
一颗温热的潮汐之心

夜吟

墙角
老钟
嘀嗒齿轮
啃净半世烟云

月光
探入骑楼窗棂
轻剪
影子的密语

心头
余温
漫过海岛无尽长夜,熬煮——
整座岛屿的潮声

百家笔会

去吊罗山,看千年陆均松

□ 魏有恒

我仰望着这棵千年老松,想起时光的缓慢和深邃,又想起人生的匆忙和短暂,对它充满敬仰之情。

从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去吊罗山,在车上听朋友讲了这样一个笑话:某工作组到吊罗山暗访,到了村里没见到干部,问村民:“请问你们书记哪去了?”村民说:“书记有事,到中央去了。”工作人员纳闷,村级干部能有多大事要上中央去?又问:“主任应该在哪?”村民答:“去大理了。”工作人员想,工作那么忙,怎么还去云南旅游呢?强忍火气再问:“其他干部呢?”村民再答:“他们都去打鹿了。”工作人员忍无可忍地质问:“都去玩了,工作谁干?”那村民连忙解释,刚才口中所说的中央、大理和打鹿,其实都是吊罗山区的地名。

传说很久以前,苗族青年南喜为解当地旱灾,上山向苍天跪求七日,感动了仙女小妹。小妹赠南喜一面神锣挂于凤凰树上,神锣敲响,

终于天降甘霖。后人便称此山为“吊罗”。现在,山下还有小妹湖、南喜村等地名,当地人说是为了纪念南喜和小妹。

车上欢声笑语,不觉就进入了山区。吊罗山区地跨陵水、保亭、五指山、万宁、琼中五市县,方圆3.79万公顷,最高峰海拔1499米。层峦叠翠的山峰像凝固的波浪,汽车恰似一个冲浪手,在浪峰间沿着山腰呈S形行进。右边幽深的山谷底下,小溪流淌起水花向山外奔涌。高大的乔木在藤类植物的覆盖下,像支起一顶顶巨大的绿叶帐篷。众多的植物与云豹、大灵猫、猕猴、穿山甲、水鹿、白鹇等众多珍稀动物一起,构成了独特的动植物生态系统。

车走一个多小时,终于到了主峰下。沿栈道曲曲折折地向山顶走,只

时常感觉,人不能缺少旅行。

年少时,喜欢热闹喧嚣的都市,认为那才是应该向往的远方。在爸爸妈妈的带领下,我前往首都北京。第一次去时,我还没有上小学,怯怯地走在北京街头,看着高楼大厦,眼睛都不够用了。后来去了上海,站在黄浦江畔,华灯初上,高楼林立,江边吹风,感受魔都无穷的魅力。那时候,风景代表着奢华、热闹,我只是好奇地看风景,感受那种现代化都市带给我的视觉冲击力。

年岁渐长,心境悄然转变。再次选择旅行的时候,我的目光会放在西部,放在无比辽阔的地方,平日里见惯了高楼林立,感觉自己闷得透不过气来,想去西部,去开阔的地方,去当几



那山那河。 蒙海龙 作

都市表情

夏夜里的“虾黄勋章”

□ 李惠

了看袖子上那坨金黄色的虾黄,又抬头看了看姑娘窘迫的表情,忽然笑了。他语气轻松地说:“没事儿,这算是虾黄勋章,说明今天跑单有功,连虾都给我敬礼。”

这话一出来,周围几桌的人全笑了。马尾姑娘也绷不住了,捂着嘴笑起来。她的同伴赶紧递纸巾过去,小哥摆摆手说不用擦,反正这衣服多这一块黄不多,少这一块黄也不少。老板在灶台后面探出头来,看了一眼,也乐了。他从锅里多捞了几只虾,用盘子装了端过去,往外卖小哥桌上一放,说:“这几只算我送的,虾黄勋章得配点实际奖励。”

马尾姑娘不好意思地站起来,说要给外卖小哥那桌买单赔罪。外卖小哥连连摆手,说一块虾黄的事儿,要真请客,他还不好意思了。最后姑娘坚持让老板给外卖小哥加了一瓶啤酒,外卖小哥举起瓶子朝她们那桌比了个干杯的手势,算是领了这份好意。

我坐在旁边听着、看着,手里的虾都忘了剥。其实这种事在路边摊上常见到,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在这种地方会自动缩短。不是因为酒精,不是因为刻意社交,而是因为大家都卸了防备,坐在同样的塑料凳上,面对着同样一盆红彤彤的虾,谁也不比谁体面多少,谁也不比谁狼狽多少。

夏天还长,虾还在锅里翻滚,故事还会继续。



见林中绿荫蔽日,高耸的乔木下疯长着过江龙、露兜、滴水观音、散尾葵等灌木,一片片原始竹林迎风摇曳。鸟啁啾,虫喧嚣,为山林制造出一种别样的静寂。

山泉自上而下,在栈道边潺潺流动。平缓的地段,泉水泛着微澜。低洼之处,流水则形成浅浅的水塘。塘中水流清澈,卵石在水底清晰可数。有时,泉水叮咚响着钻进石头堆中不见了,一会又从另一端冒出头来。落差处,泉水像调皮的孩子,哗啦啦地直泻而下,激起雪白的水花。

高山上随处可见陆均松林。陆均松为珍稀的常绿乔木,是罗汉松科陆均松属的一种,又名泪柏、卧子松、黄液松、红松、逼赏松,海南人俗称山地上,因叶子翠绿,似“陆均鸟”的羽毛

天谁也不认识的“野孩子”。我收拾好行囊,向着西部出发。第一站,我选择了遥远的德令哈。也许,是因为那首海子的诗:“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德令哈给了我十足的惊喜,那里不仅有海子诗歌馆,还有无边无际的戈壁荒漠,野性十足的托素湖。更让我感动的是,我在荒漠戈壁上看到了一株有着无限生命力的“生命树”,我无从得知它是什么树,在这里生活了多少年。我只知道,它一定忍受了无穷的寒冷、酷暑、贫瘠与干渴。可是,它却枝繁叶茂,在广袤的戈壁滩上,以昂扬之姿,诠释着生命的力量。它没有同伴,它孤独、沉寂,却也拥抱云朵和星辰,孤寂又浪漫。

后来,我去了德令哈农场,听人们讲述着农垦人艰苦的岁月。我想,那些坚守在这里的农垦人,不也像是一株株拥有无限生命的“生命树”吗?这一次的西北之行,给了我无尽的思索。我开始想,究竟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幸福的人生?究竟怎样的山水,才能养育出如此坚韧、热情的西北人?

于是,我在每次旅行归来,都会用文字记录长长的游记,写下自己对于生命的思索。我慢慢懂得,我不是旅行打卡,走马观花,而是学会在看风景

亲情家事

退休后,老爸敲起了代码

□ 魏世通

我爸退休那天,全家都松了口气。我妈计划旅游,我搜老年兴趣班,邻居老张拎着鱼竿上门。可我爸只是“嗯”了一声,转身进了书房。

第二天早晨六点半,我发现他穿戴整齐,腋下夹着那个上班时用的黑色笔记本,说要去“上班”。晚上六点他准时回来,换鞋、挂外套,流程和过去三十年一模一样。我偷偷翻看笔记本,扉页上写着“考勤打卡记录”,表格里填着日期、到达时间、学习内容——Python 基础第二章。

在我的一再追问下,他招了。他说去了单位对面的图书馆。那个图书馆他上班时看了三十年,从来没进去过,就想着等哪天有空去看看,现在终于有空了。

可他学编程干什么?毕竟他是一个干了一辈子行政的退休老头,更怪的是,他每天在笔记本上贴咖啡机小票,美式两杯,风雨无阻。

“你是不是在图书馆交到什么新朋友了?”我妈旁敲侧击地问。她大概是在担心我爸被什么咖啡馆的年轻小姑娘骗了。

他还是那句话:我在学习。一个月后,谜底揭晓。他邀请我们去“参观成果”。在图书馆计算机区,他熟练地打开笔记本电脑,运行一个用Python写的番茄钟程序——输入名字会显示专注时长。那个我以为只记考勤的本子,密密麻麻全是代码笔记:变量、循环、函数,还画了彩色流程图。

而得名。

其中有三棵聚在一起陆均松,人们称之为“一家子”。他们中最粗壮的那棵高大伟岸,堪称大丈夫;另一棵颇长的躯干上长着两个小碗大的疙瘩,活像母亲的形象;而较小的那棵,则紧紧依偎在母亲身边。这“一家子”在漫长的岁月里相依为命,共抗暴风骤雨,同享丽日白云。

山顶上还生长着一棵1500多年的陆均松,被当地人称为神树。它高达30米,直径2米,古老的时光将它的树身沉淀成灰褐色,粗糙的表皮皴裂得沟壑纵横,浑圆的树干直插云天,树梢绿意盎然,兀立在巍峨的山岗上,俯视着深幽的山谷和山下的众生。我仰望着这棵千年老松,想起时光的缓慢和深邃,又想起人生的匆忙和短暂,对它充满敬仰之情。

时,也让风景照见我的内心,让自己清澈而澄净。

后来每次出行,我还会考虑不同的场景,应该搭配什么样的服饰。也会想着了解不同的旅行地背后,有怎样的深厚的历史故事。每次出行前,我都会详细地对旅行目的地进行恶补,当你再去看风景时,时光仿佛就有了千年的回溯。去看炳灵寺石窟,站在佛造像前,那千年的彩绘和泥塑,依然传递着来自盛唐的温柔。时光是留不住的,可是当千年之后,我站在和当年工匠相同的位置,保持着相同凝望的姿势时,就感觉原来时光是可以感知,可以穿越,可以共鸣。那些已经尘归尘,土归土的工匠们,为生计在艰苦的山野里劳作,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姓名,他们以刀为笔,书写在荒凉的石壁上,让我们可以触摸大唐的时光。

每每此时,我感觉我和风景是相互交融的。我站在山野间,荒漠里,身着鲜艳长裙的我,就是旷野中最美的风景。从单纯看景是景,到看景思悟,再到我就是天地间最美的风景,这种体悟,是旅行带给我的成长。山河万里,风景万千,可最动人的景致,从来是不断丰盈、不断觉醒的自己。

月牙弯弯的夏天

□ 田雪梅

记忆中,一到夏天,外婆家的菜园里,总挂着一个个弯弯的“月亮”。

茄子眉眼弯弯,紫得发亮,辣椒身材苗条,轻易地做出扭转、半弓各种体式。竹架上的黄瓜,谦逊地弯着腰。它们都躲在肥厚的叶子下面,像害羞的孩子,只肯露出半张脸。掀开叶片,露出一个个“绿月牙”,上面布满小小的绒刺。我左挑挑右比比,摘那最弯的一根握在手心,叫它“月亮船”。外婆说,直溜细嫩的好吃。可我偏不,那弯弯的黄瓜多好看,像是月亮掉下来,挂在竹架上荡秋千。

我举着那个“小月亮”,拿给外公看,外公正弯腰摘豆荚。那鼓鼓的豆荚,又是另一群月牙了。我和哥哥比赛剥豌豆,看谁剥得快又好。两人剥着剥着,就说谁捉的“月牙”多。我们把豆荚掰成两半,指尖一捻,豆子便叮叮当当地溜进搪瓷盆里。外婆把豌豆和米饭一起蒸熟,就像“大珠小珠”嵌在了“玉盘”里。

午饭后,外公掀开水缸的盖子,两个青皮西瓜浮在水面。我趴在缸沿上,等外公用那双粗糙的大手把西瓜捞出来,放在砧板上。刀落下去,“咔嚓”一声,先将瓜身切成两半,再各取一半,横竖几刀下去,红瓤镶着绿边,那切开的瓜瓣,弓着背,两头尖尖。

我捧着一个“月牙”,从尖儿上咬起,汁水冰冰凉凉。外婆说慢些吃,我却只顾把脸埋进那弯红色的月亮里,直到只剩薄薄的绿皮,才舍得放下,有时故意把一两颗黑籽咽下去。夜里,我躺在竹床上,摸着微微鼓起的肚子,心想:西瓜藤会不会从我的耳朵里钻出来?我的肚脐眼里会不会也结出一颗小小的瓜?月光从窗格漏进来,地上满是亮晃晃的月牙。

晚饭的餐桌上,黄瓜被拍成块儿,蒜泥一拌,清脆爽口。豌豆荚焯水后依然弯弯地卧在盘子里,像一艘艘小小的绿船。西瓜月牙已经吃完了,只剩青皮船静静地躺在桌角。

留在我记忆里的“绿月牙”“红月牙”“翠月牙”,它们弯在了竹架上,弯在了砧板上,弯在了童年的盘子里,一口一口,都是甜。每到夏天,它们就在我的记忆里生长起来。

他图什么,他回:“退休不是退场,是换了个舞台。以前在单位演配角,现在我要当自己的主角。”

他的笔记本记了三本。第三本扉页上写着:“开发一个属于我们退休人员的社交APP。”我妈听到这计划,正在削着的苹果皮都削断了:“你就不可能干点正常老年人该干的事?”

我爸放下笔,认真地说:“什么叫正常老年人该干的事?等着变老,等着生病,等着孩子回来看一眼?我这辈子都在等——等工作不忙,等孩子大了,等退休了……等到了退休,要是再等下去,就等到终点了。”

窗外,对面那栋他工作了一辈子的楼灯火通明。而这边,图书馆二楼靠窗的位置,一个退休老头正努力成为他想成为的人。



椰林光影。 蒙海龙 作